

龙

泉

地

府

昆金
著

东北 诡事

疯狂挖掘大东北地区那些正史中不曾记载的秘闻诡事
全面揭开日本侵华东北背后所隐藏的惊天阴谋

2

东北猎户的诡异经历，沉积千年的历史过往，
危机四伏的神秘征途……

读懂了《东北诡事》，你就了解了整个东北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东北诡事



昆金著
龙泉地府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北诡事. 2, 龙泉地府 / 昆金著. —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-7-5430-5702-9

I. ①东… II. ①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1105 号

选题策划: 焦文军

著 者: 昆 金

责任编辑: 赵 可

封面设计: 徐 杰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20mm 1/16

印 张: 17 字 数: 305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东北 诡事

② 龙泉地府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人面鹤哥 / 1
- 第二章 鬼马殉葬 / 17
- 第三章 东北胡子 / 28
- 第四章 冰湖暗影 / 42
- 第五章 查干湖猫冬 / 54
- 第六章 冰层下的人脸 / 64
- 第七章 小人物 / 77
- 第八章 毒牙 / 87
- 第九章 胭脂沟 / 100
- 第十章 海东青 / 111
- 第十一章 鬼石窟 / 122
- 第十二章 杀人蝙蝠 / 132
- 第十三章 毛利的阴谋 / 142
- 第十四章 木箱里有怪物 / 153
- 第十五章 狼孩之死 / 164
- 第十六章 柳条边里的秘密 / 179
- 第十七章 人参传说 / 197
- 第十八章 野人的长矛 / 209
- 第十九章 双雄之争 / 221
- 第二十章 突围 / 232
- 第二十一章 爷们 / 243
- 第二十二章 兄弟 / 252

第一章 人面鹌哥

瓦加没有想到，先前遇到的恐怖一幕，会再次出现在这片幽深的石林里。

“勘多……勘多……”

那股恐怖的幽冥声停息了片刻，忽然改换叫声，异口同声，清晰地喊出勘多的名字来。登时，狰狞的石林深处，此起彼伏，充斥着一长串恐怖的呼喊声。

这个景象令瓦加更加心惊胆战起来。他惊异万分，揣着步枪，硬着头皮朝声响发出的石林深处走去。梁教授不明就里，忐忑地跟在大胡子身后。

“勘多……勘多……”

那股声响还在不停鼓噪着，口齿清晰。因为石林里存在微弱的回声，所以这股声音犹如来自四面八方，轰然作响，一时令瓦加心神俱焚。

大胡子实在忍不住这股阴翳的煎熬，大叫一声，鼓足勇气，鲁莽拨开石林中的灌木，哈腰在里面仔细搜索。嘴巴里面不停地咒骂着，给自己壮胆。

终于，在石林的一处缝隙里面，他隐约发现一个幽深的空洞。那股断断续续的叫喊声，隐隐从里面传出。

瓦加愣着大脸，端起枪管，慢慢朝缝隙里面捅去。

“勘多……勘……”叫喊声突然中断。随即，一阵“扑棱棱”声响从里面传出，紧接着一个黑影从狭窄的石洞深处气急败坏蹿了出来。

瓦加兴起，伸出大手一把捏住了对方毛茸茸的身子。



“他娘的，原来是你在捣乱！”

一只毛茸茸的黑鸟在瓦加手心挣扎着，翅膀乱扑，挣掉的羽毛纷纷落地。

梁教授站在身后，见此情景，忽然哈哈大笑。

“瓦加兄弟，我们被一群鸟给耍啦，哈哈……”

瓦加手中的黑鸟还在奋力挣扎着，他把步枪夹在胳膊里，腾出双手把黑鸟拽按住，抬手定睛一看，不禁一阵惊惧。

这只怪鸟扁脸面，转动灵活，模样真的非常像一张小巧的人脸。尤其是在惊叫时，小嘴巴一张一合，像极了一个人在开口说话。

瓦加一下子明白过来了。之前就是这只怪鸟躲在石缝中，急促地喊着他的名字，差点把他给吓死。而就在刚才，有一大群怪鸟躲在石林里，齐声叫着毛利和勘多的名字，让他再次崩溃。

“教授，这是什么鬼鸟，从来没见过啊？”瓦加伸手把怪鸟递过去问。

梁教授接过怪鸟，翻来覆去看了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瓦加兄弟，这鸟叫‘人面鹌哥’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珍惜鸟种。原本生活在北方俄国，偶尔也会在东北地区出现。它的特点就是面部酷似人脸，而且极其善于模仿各种声音……”

“他娘的，世界上还有这种贼鸟，你不说，我真当它是鬼怪了。”瓦加啐了一口，愤愤说道，“那教授，这贼鸟怎么会叫人名啊？它又不认识毛利。”

听到这里，梁教授差点笑出声来：“瓦加老弟呀，不是说它善于模仿吗。我想，刚才我们走进石林后，曾经不停高喊过毛利兄弟的名字。结果毛利兄弟没听见，却被它们给听见了。于是它们就学起了我们的叫声。它们的这种模仿，完全就是出于习性和本能，并非认识不认识。”

听到这里，瓦加心里一顿嘀咕，他便把自己在废墟里的遭遇简单说了说。梁教授听罢，哈哈大笑，笑得瓦加也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哈哈……瓦加老弟呀，你可真是好玩，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竟然会惧怕鬼怪！”

“教授，那你说，那晚又是咋回事呢？”瓦加大脸微红，嘟哝着又问。

“嗯，那晚，或许是安塔大猎头在废墟附近找你的时候，高声喊过你的名字。结果你昏倒没有听见，却被一只人面鹌哥学会了发声。后来你走近它的栖身石缝时，鹌哥惊起，便不停地叫喊着刚才学会的发声。”

“啊……”瓦加听他这么一说，恍然大悟，伸手挠了挠头皮，心中一块疙瘩落地，同时又有些不好意思。

而随着教授手里的人面鹌哥发出阵阵哀鸣，一大群黑鸟从石林各处惊飞而

起，四处逃散。身边的呼叫声也忽然停止下来，石林里面恢复宁静。

梁教授刚想放手，忽然听见身后一阵窸窣。两人一惊，赶紧端起枪躲进石头后面，定睛观看，发现是安塔带着蓝蓝、真迪赶了过来。

“安塔——”瓦加腆着肚子，大步跨出，振臂高呼。

“瓦加大哥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我听见有枪声。”安塔疾步走到两人跟前，紧张地问。一转眼却发现教授捏着一只黑乎乎的怪鸟，正在奋力挣扎扑棱着。

梁教授微笑着把怪鸟递给安塔：“安塔猎头，你看看吧，都是这只怪鸟在作怪。”说罢，便把刚才发生的事跟三人说了说。

安塔听到最后，惊疑地盯着那只黑鸟，眉头微皱。而一边的蓝蓝则惊喜地接过怪鸟，擎在手里，反复端详。

“呀，教授，这鸟可是难得一见呀！”

“是啊，可惜没办法带走。蓝蓝，你抓着，我替它照张相。”说罢，教授就从背包里拿出相机，给人面鹞哥拍了好几张。

“瓦加大哥，找到毛利了没有？”安塔无视教授跟蓝蓝两人的摆弄，在石林间来回张望了一圈问。

“还没找到，不知道这小混蛋钻哪去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安塔独自沿小径朝深处寻去，瓦加和真迪紧紧跟在身后。教授和蓝蓝一看，放掉了人面鹞哥，也急着跟了上来。

不一会儿，大家来到石林深处的开阔地，一眼就看到有个人影倒在石林缝隙里。

“毛利。”

安塔暗叫一声，率先冲了上去，蹲下身扶起毛利，仔细打量。

毛利双眼紧闭，呼吸均匀，显然是昏厥过去了。他的脸上，有好几处淤青。

安塔大惊，赶紧搂着他的脖子，大声叫喊。没有多少时候，毛利睁开眼睛。

“毛利，你怎么啦？”

大伙纷纷围了上来，关切地望着毛利。瓦加见毛利平安无事，暗松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在附近的石头上，暗地埋怨。

安塔把毛利背出石缝，一番安抚，喂了几口水，毛利总算是完全清醒过来了。安塔试探着问他刚才是怎么回事，但毛利好像一时有些神志不清，安塔也就不再强问。

真迪拿出跌打打水，给毛利擦拭。一边的蓝蓝主动上前，熟练地把跌打水擦拭在毛利脸上淤青处。



安塔站起身来，抬头望着眼前的石林，若有所思。

“梁教授，你过来一下。”片刻，安塔招呼教授，走到一边随地坐下。

“安塔大猎头，什么事？”梁教授正跟瓦加厮混，听见安塔叫他，赶紧凑过来坐下。

“教授，我问问，你说这种人面鹞哥，它是不是听见任何声音都要模仿呢？”安塔掏出一支烟递给教授，点燃了猛吸一口问。

“那不是……”教授吸了口烟，连连摇头道，“其实它的听觉并不灵敏，那些含糊纷乱的声音，它根本学不了。它只对那些清晰、短促、反复出现的声响才会模仿，而且是随听随模仿，时间一长，它们也会忘记的。”

安塔一听，暗暗吃惊。

如果说刚才这只人面鹞哥模仿叫喊毛利的名字，是因为它听见了瓦加和教授的叫喊。那么，它之后忽然呼喊勘多的名字，又该如何解释？

联系教授刚才的解释，安塔马上就判断到，就在刚才，勘多或许在这里出现过！或者，有人刚在这连续高声呼叫过勘多的名字。

这个状况，让安塔马上坐立不安起来。

看来，之前在废墟里看见的那个人影，或许真是勘多本人。

如果真是他，那这事就蹊跷了。

正在这时，那边的蓝蓝招呼着安塔，说毛利找他。安塔赶紧上前。

“毛利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安塔猎头，我没事，就是脑袋疼。”毛利边说边用手捂着脸，低着头龇着牙，轻声道。

“你是怎么受伤的？”安塔逼视着他，警觉地问。

毛利依旧低着头，一副沮丧相。他听罢安塔的询问，迟疑了一下，慢慢说道：“我那时走在后面，忽然一大群人被野兽追赶着冲过来，一时慌了，就跑进这片石林准备躲一躲。没想到几个圈子兜下来，我就在里面迷路了。这时有几个人也冲了进来，仔细一看，其中一人竟然就是村里的兄弟麻西。”

安塔听到这里，心里一惊，麻西就是那失踪的五个猎人之一啊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那几个人见到我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动手就对我拳打脚踢。我赶紧朝石林深处逃去，最后还是被他们几个围住了，摁在地上，劈头一顿毒打。”

“麻西也打你了？”

“他没打我，但也帮不了我。打到我快要昏死过去时，麻西好像劝了几句，

他们这才住手。之后，麻西借口把我藏起来不被人发现，背着我躲进一处石缝，还小声地告诉我一件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毛利脑袋一阵疼痛，神情非常痛苦。身边的蓝蓝正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消毒纱布，替他在几处破口处包扎。

“什么事？”安塔催促，“别绕弯子，挑重要的说。”

“他告诉我，他们兄弟几个现在正被一伙人分成几股，逼着给对方做向导，去寻找几处地方。如果不答应，或是半道上逃跑，这伙人就要去害他们的家人，灭咱们的村子。他们没办法，只好答应了。”

安塔听罢，暗暗吃惊。

这帮人果然心狠手辣，竟然以他们全村人的性命来要挟，这让安塔很是担心。事实上，一旦青壮年离家出猎，村子里就只剩下那些老弱妇幼。对方要是真的想陷害，那绝对是非常容易做到的。而且他们的村落在偏僻的山林深处，真要点事，没有人会注意到。那五个兄弟想必也顾忌这个，因此不敢在半道上轻易逃跑。

“这伙人要他们找什么？”

“嗯，就是找几处巨石阵。这伙人只知道大致方位，想让他们帮着找到。”

“什么巨石阵？”听到巨石阵三字，安塔、教授还有蓝蓝不禁一惊，“嗖”地转身，围住毛利，异口同声地追问。

“就是二十四块巨石阵，听说光在东北地区就有好几十处。他们想让我们带着，一处处地找到，然后……”毛利说到这里，忽然有些迟疑。

“然后什么？”安塔焦急地追问。

“然后，就像昨天那样，找到一处，就破坏一处。”

“啊……”梁教授和蓝蓝同时惊叫，“为什么要破坏？”

“不知道，这事麻西没跟我说。他也是偶然听到这伙人在议论这事。”毛利望着大家的神情，有些紧张，再次低下了头。

安塔沉沉地打量着毛利，目光敏锐。毛利虽然低着头，但仿佛也能感受到这股锐利的目光，一直不敢抬头。

“后来呢，麻西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那时我的脑袋很疼，一阵晕乎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毛利轻声说。

听到这里，安塔开始沉默，而一边的梁教授却再也坐不住了。

“这帮浑蛋，怪不得在地下神殿里，他们炸毁萨满石像后马上封死了出口，原来只是想搞破坏啊！”

“教授，我们得抓紧时间赶在他们前头，要真是被他们毁掉遗址，那太可惜



了。”蓝蓝一脸担忧，望着教授。

“是啊。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头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梁教授喃喃自语道。

“毛利，麻西有没有说过，那些寻找巨石阵的，是些什么人？”梁教授紧接着又问。

“麻西好像说起过，是一些高丽人。”

大伙听罢，暗暗“哦”了一声。

安塔慢慢转过脸来，直视着梁教授：“教授，你们大老远地到这里，也是准备找到这些巨石阵吧。”

“是啊，安塔。这些巨石阵千百年来一直散落在东北地区，很少被人留意。但现在我们有证据证明，这些巨石阵是一个失落古国的珍贵遗址，非常具有研究价值。而且我也知道，日本人对此也很感兴趣。但现在忽然又蹿出一股人马，专门以破坏遗址为目的，这可真让人揪心啊！”

“教授，你说这帮人会不会就是日本人？”安塔突然提问。

梁教授一愣，回头望了望蓝蓝，一时不敢轻易回答。

“我看不会是。按照日本人的作风，他们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考古，都是非常专业和严谨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他们会把获得的文物科学保存，然后运往本土收藏。虽然这也算是一种掠夺，但像这种野蛮冷血的破坏行为，绝不像是他们的风格。”蓝蓝站前一步，皱着眉头分析道。

“对对对……”梁教授一听蓝蓝这话，赶紧证实，“蓝蓝说得没错。日本人对待文物遗址，绝对是专业和谨慎的。这一点，作为同行，连我们都要敬佩三分。我也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干。”

大伙一时议论纷纷，只有瓦加和真迪坐在一边，喝着水，啃着干肉，毫不关心这些事。大熊甩着尾巴，无奈地窥视着瓦加手里的干肉，咂吧了几下狗嘴。

“毛利，你好好想想，麻西还跟你说过哪些事？”安塔蹲下身体，伸手拍了拍毛利的肩膀，轻声问。

毛利被安塔拍着肩头，微微有些哆嗦。他想了想，忽然又说：“安塔猎头，我记起来了，麻西说高丽人正在追杀一个从地下神殿里逃出来的蒙古族人。”

“哦……”大伙听到这个事，纷纷有些惊疑。原来神殿里的那场围剿中，还是有人逃了出去。

“那个蒙古人就是那场祭祀中的一个。麻西说高丽人害怕他把神殿里发生的事透露出去，这对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非常不利，因此一定要尽快找到。”毛利继续说。

“麻西说起过蒙古人是哪来的吗？”安塔紧追着问。

“麻西说高丽人已经查清楚了，逃跑的那个人住在查干湖边，是个渔民，他父亲是查干湖边远近闻名的鱼把头，也信萨满教。现在，他们正准备到查干湖边去追杀他呢。而且我还听麻西说起，在查干湖附近，也有一处巨石阵。他们这次准备一齐把它炸掉！”

“哦，为什么要炸毁，还要追杀他？”梁教授在一边疑惑地自问。

“教授，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。”安塔在一边分析道，“你说过，那些巨石阵是萨满教的神殿遗址。高丽人不仅破坏了遗址，而且还把出口炸塌，这是铁了心要把所有人都困死在里面，杀人灭口。而作为萨满教徒，那个蒙古人在逃出来以后，肯定会把消息传达给其他萨满教友。而这，或许是高丽人不想看到的结果……”

梁教授一听，连连点头：“安塔，你说得不完整，那些巨石阵，应该叫具有渤海国时期萨满教典型特征的神殿遗址……”梁教授不仅博学，而且还严谨得有些滑稽，安塔稍稍说得有些不完整，他马上一个正色，推了推眼镜，予以更正。

“是是是……抱歉，教授，我只是听你说起过一次，根本记不全那些。”安塔不耐烦地承认了一句，继续说道，“还有啊，看看之前神殿里的那股阵势吧，一方猛烈攻击，另一方却死命拖延时间，誓死护卫四名诵经者完成祭祀诵经。这种模样，我感觉两方仿佛都在抢夺时间。这一点，很有意思。”

一经安塔点拨，蓝蓝登时惊叫起来。这个事，她之前也有所怀疑。

“安塔，你说得对。那些萨满教徒如果不是在争夺时间，他们完全可以暂时中断诵经，暂时躲避对方的攻击。我看，那个祭祀仪式对于双方来说，都非常重要。一方似乎想竭力阻止萨满教徒完成祭祀仪式。而另一方也争分夺秒，一定要抢在对方下手之前完成仪式，哪怕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……”蓝蓝一口气分析道。

“是的，所以高丽人的动机不仅仅是炸毁女神石像。更重要的，似乎是中断萨满教徒的那场祭祀，这应该才是他们最为在意的。”安塔继续分析。

“对呀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但我们没法搞清楚那场祭祀仪式的内涵。否则，就能了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了。”梁教授有些恍然。

“教授，我听你说起过什么‘天宫之战’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安塔忽然想起神殿里的一幕，好奇地问他。

“哦，你说那个啊，那是萨满教创世神话里的一个故事。原本说的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创始说，后来演绎成为一部经典，为萨满教友世代传诵。从这一点



看，也仅仅说明这个祭祀仪式的渊源，但它在当时的祭祀仪式中到底寓意着什么，我一时也搞不清楚。”

“教授，或许你有机会搞清楚。”安塔说着，眼睛里面闪着光。

“安塔，你是说……那个逃出来的萨满教徒？”

“对。”安塔暗喝一声道，“现在看来，那个出逃的萨满教徒，已经成了事件的重要线索。刚才你们也都听见了，我那几名兄弟，也被他们挟持去了。所以，我也很想知道这个蒙古人的去向。”

蓝蓝听着听着，忽然变得焦急起来。她忽地起身，微皱秀眉，失声喊道：“哎呀，这弄得不好，还没等我们找到巨石阵，就已经被他们抢先毁坏了。教授，这可怎么办啊。”

梁教授点了点头，暗叹一声，道：“是啊，真要是这样，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啊！这个巨石阵，目前是揭开古渤海国神秘面纱的唯一线索了。我们这次冒险进入满洲国秘密考察，也是希望在被日本人染指之前好好排摸一番的。”

“眼下我们要尽快找到剩下的那些巨石阵，而且是争取抢在对方的前面找到。另外，如果能找到那个萨满教徒，那最好了，一方面可以了解真相，另一方面，也可以借助萨满教徒的力量，阻止那些人的破坏。”

梁教授看上去有些激动，一口气说了好多。说完这话，他似乎再也坐不住了，“腾”地站起，这就准备离开石林，去寻找其他巨石阵。

“安塔猎头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”蓝蓝望着教授，却话锋一转，回头盯着安塔微微一笑，幽幽地问。

安塔抬起头，望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女科学家，想了想，便已经猜透她的心思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暗暗敬佩蓝蓝思维敏捷。

“你有什么想法，就直说好了。”安塔反诘。

蓝蓝一看他的表情，便知道自己的心思已经被他猜透，不觉也很是兴奋。

“安塔猎头，我们现在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哦！”她冲安塔笑着，暗声嘀咕。

此话一出，一边的梁教授忽然也明白其中的奥妙。他望了望安塔，忽然大喜：“哈哈，对啊，安塔猎头，你现在急着要去找兄弟。而你的兄弟正在帮人寻找巨石阵，可我们也急着寻找那些巨石阵啊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出发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到时候，你找你的兄弟，我找我的巨石阵，怎么样？”

安塔听罢，朗声一笑。

梁教授见状，怕生出误会，赶紧补充说：“安塔猎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利

用你？其实我倒很想让你帮着寻找巨石阵的，但我也知道你有很多事要办。我只是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合兵一处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长处。”

“不不不……”安塔连忙挥手示意，“教授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刚才蓝蓝说得在理，我也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呢。既然大家都有这个意愿，而且目的相同，那这样做，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
安塔这么一说，大家马上就乐呵起来。真迪和瓦加一听要跟着他们去寻人，也有些兴奋。

“哈哈，教授，那咱还可以待一块，痛快！”瓦加大咧咧走过来，狠命拍着教授的肩膀嚷道。

“是呀是呀，真迪，勇敢的小男子汉，好好地带着阿姨，一路上可要多多照顾我哦。”蓝蓝开心地搂住了真迪，转过头来兴奋地望着安塔说道，一脸的灿烂。

安塔却只顾低下头，再次走到了毛利的身边，根本没有看到蓝蓝这副模样。这让蓝蓝暗暗有些不悦。

而真迪被蓝蓝再次搂住，不禁有些窘迫，脸色又微微潮红起来。蓝蓝很快发觉了，便更加喜欢这个青涩淳朴的孩子，搂住他的肩头，又是一阵哂笑。

正在大家轻松谈话之时，安塔已经坐在了毛利身边，凝视了他一会儿，轻声问道：“毛利，感觉怎么样？还能不能赶路？”

“安塔猎头，我能行。”毛利慢慢站起身来，避开安塔的目光，挥了挥胳膊，表示无碍。

“嗯，那就好。麻西离开的时候，说过他们会去哪里吗？”

“嗯，他说过会去查干湖追杀那个人。临走时他还让我转告你，让你赶紧想想办法，把他们救出去，对方人多，他们几个实在无力反抗。”

安塔一听，内心登时有股激情涌起。危难之际，兄弟们可都把他当成大哥，惦记巴望着自己救他们哪！

“梁教授，你们了解那些巨石阵的位置吗？”

教授一听，神情有些为难：“安塔，那些石阵散落在整个东北偏东的广袤山野中，要说具体位置，我还真的说不上来。我们手头的资料极少，也只能有个大概的方位。真的要找，那还得一路探访过去。”

安塔此时又想起自己在嘎仙洞内的发现。现在看来，那边应该也是一处神殿的遗址了。对于石阵，他以前在山林搜索队服役时，也有所耳闻。

“我想，那个蒙古人或许清楚那些石阵的具体方位。”安塔判断。

“对对对，这些人，我估计是古萨满教遗存下来的一脉传人。他们不仅会念



诵‘天宫之战’，还能找到那个地下神殿，并拥有那么多古老的服装器具，了解古老祭祀仪式的程序。这样的人，肯定知道神殿遗址的很多过往。”

“教授，那我们赶紧去查干湖吧。我估计高丽人也会去那边，我的那些兄弟们，也多半会在他们当中。”

安塔这么一说，等于最终把所有人糅合在一条战线上了。大伙一阵欣喜，但又各自有些忧虑和紧迫感。

收拾完毕走出石林，抬头看到满眼尽是些冬天里难得一见的春天景致。这个诡异的地方，不知道蒙蔽了多少人，让人为之畏惧失色。如今看来，却另有一番心境。

“安塔，你准备怎么出老黑山？”

“还是从惊马槽走出去吧。”

“不必了，往南走吧，我们也是从那头进来的。出了山口，一路往南，正好赶往查干湖。”

安塔一听，觉得也对。如果再从惊马槽出去，便又要绕很多山路。眼下他们必须分秒必争，那些高丽人心狠手辣，兄弟们随时都有危险。

猛然之间，安塔再次想起那些昏迷着的兄弟们，不禁忧心忡忡。他开始有些犹豫，到底是该回去照料他们，还是先去追赶那五名兄弟。但转念一想，回去又能怎样？还不是眼巴巴看着他们昏迷不醒干着急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找到整个事件的根源。

想到这些，安塔点头同意教授的建议，各自整顿一番，跟着教授朝老黑山南面山口赶去。

行至一处开阔平地前，忽然望见远处烟尘弥漫，并有阵阵低沉的隆隆声响起。定睛一看，发现前方树林中薄雾翻滚，似乎有无数影子在里面窜动着，前赴后继。

安塔见状，一阵警觉。他让大伙就地休息，自己带着大熊，端着步枪，快跑几步，登上一处高地，仔细观察。

袅袅的薄雾之中，远处树林中的那些影子越来越清晰起来。那阵沉重的隆隆声响也正在飞快逼近，听来有些让人担忧。片刻，一片骇人的景象出现在安塔的视线里。

一大群巨兽从树林里钻出来，惊慌失措，四散着冲到开阔地上。撒开了四蹄，胡乱在空地上兜着圈子，一副无所适从的模样。

安塔暗暗吃惊。这些巨兽从模样上看十分凶猛，夜袭村子时，曾一口气咬死

村里好几头驯鹿，连勇敢的猎狗都被它们吓得屁滚尿流。而眼下它们却是一副狼狈逃窜的模样，不知道又是什么原因。

正在惊疑，忽见树林四周闪出另一群影子。相比那些巨兽，它们身影矮小，但却异常敏捷凶悍。趁着巨兽慌张之时，早已在外围组成一道封锁网。一阵驱赶，包围圈里的巨兽开始打起了转。而那些凌厉的矮小身影则一路追逐着，渐渐缩小它们的包围圈。

大熊四足张开，全神贯注，盯着远处的状况。安塔马上就认出，那些精悍矮小的影子，竟然是一个狩猎中的狼群。

转眼之间，那些巨兽不顾一切地朝这边冲来。空旷的山林之间，刹那间地动山摇，烟尘四起。而那群组织有序的野狼群，却分头出击，从各个角度穿插迂回，最后再次把巨兽困在了包围圈里。它们龇牙咧嘴地在周围驱赶逼迫着那些巨兽，面对强敌毫不畏惧，勇敢地朝着数十倍于它们体重的猎物发起攻击。一时间，现场一片混乱，嘶叫哀鸣之声，响彻半空。

安塔一时看得发呆。他没有想到这些貌似强大的巨兽会被这些精悍的野狼群攻击，而且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想想这些巨兽虽然个大，但在行动中往往各自为政，乱作一团。相反那些野狼群却组织有序，分工明确，一下子便把巨兽追逐得晕头转向。

正在这时，其他人也陆续摸上高地。真迪望见这幅景象，神情一凛，暗声惊呼。

“干爹，那一定是阿郎他们！”

安塔一听，马上想起那个鬼魅的白发男孩。这个时候，他忽然想起之前在追踪毛利时，自己曾经下到东北窑子里面去探察。没想到在阴暗角落里藏着一个怪物，忽地蹿了出去，自己当时还差点着了他的道。从举动和身影上看，非常像那个白发男孩。

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这男孩可就真的是个怪人了。

真迪的话音刚落，眼前的围歼局势忽然急速转变。众多的野狼忽然围住一头巨兽，上下左右把它团团围住。登时，巨兽的背上腹下、口鼻四肢转眼就被几十头野狼狠狠咬住，而其他巨兽却对此视而不见，只顾着自己落荒而逃，围剿战斗很快就结束了。

“教授，你快看哪……那，那是些什么呀！”蓝蓝趴在安塔身边，抬起头朝梁教授暗地叫喊。

那边的梁教授也望见这幅景象，早已是一脸惊愕。



“我的妈呀，那是些什么东西啊？”说话之间，教授拿出一个望远镜，端在眼前，仔细观望。

“教授，你也没见过那些畜生吗？”瓦加挨着教授，昂着大脑袋问。

“没有，没有……这个地方，实在是太离奇了。”梁教授举着望远镜，连声惊呼，一脸兴奋。

说话之间，下面的几十头野狼齐心协力，死缠着那头巨兽。有几头野狼甚至跃到了巨兽的背部，随着巨兽的尥蹶蹦跳，在它的背上起伏翻腾着，从容自如。长长的利爪牢牢地攀住巨兽的背部。巨兽在惊慌之间，根本无法把它们甩落。远远望去，就像是几个精悍的牛仔正在表演着惊险的骑野牛比赛。

野狼们稳稳趴在巨兽背部，同时张开大嘴，尖利的犬齿狠命穿透厚实的兽皮，随即深深扎入了巨兽的脊柱。巨兽吃疼，登时一阵翻腾挣扎。没过多少时候，便轰然倒地，四肢朝着徒劳蹬踏，哀鸣不已。那些恶狼马上一拥而上，开始从巨兽的下腹部撕扯起来。片刻，巨兽身上最为柔嫩的下腹部皮肤被狼牙扯裂。腹腔打开，血水伴着一大堆内脏从里面迅速滑出，转眼就被群狼叼出来，牵牵挂挂地扯出老远，白花花的肠子还冒着热气，惨不忍睹。

大伙愣愣地看着杀戮的进行，心里一阵发毛。没有多少时候，那边的进食结束，狼群散去，只剩下一大摊尸骨遗弃在地，看上去触目惊心。

“教授，这是什么野兽啊？”安塔悄声问道。

“嗯，我一时也吃不准。不过看模样，应该是一种从没发现过的物种。”梁教授迟疑着说。

“教授，你是说它们是新物种？”蓝蓝紧追着问。

“又不像。”教授皱着眉头说，“我猜测，估计是一种变异生物。”

“啊……这怎么可能。物种变异，那可是一段漫长的经历。”

“是的。”教授望了望蓝蓝，继续说，“一般情况下是这样。但如果是遭受外界刺激以后的变异呢？那可就不好说了，或许几代之内，就能完成。”

“外界？教授你是说这里有刺激生物变异的因素吗？”蓝蓝听到这里，不禁惊愕地朝四周张望起来，“是什么？露天煤矿？还是陨石爆炸？”

教授听罢，微微摇头：“这些都还远远不至于造成生物变异。到底是什么，我也说不好，但这种变异因素却一定在附近某个地方。”

大伙听罢梁教授的分析，全都愣在那里。天哪，这附近到底有什么？怎么会把野兽变异得如此硕大？

由此安塔很快又想起了那个白发男孩。他想了想，便把这事跟教授说了说。

说到一些细节处时，真迪在一边急切地补充着。教授听着听着，眼珠子马上瞪得像铜铃般大小。

“教授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最后安塔又问。

梁教授沉沉地想了片刻，又朝着蓝蓝望了望，缓慢地说：“听了大家的陈述，我感觉这男孩非常像一个狼孩！”

“狼孩？”大伙惊呆了。

“是啊，我在国外一本专著中读到过。有个母亲在生下孩子后就死了，结果婴儿被一头失去狼崽的母狼叼去，精心饲养，结果那个男孩吃着母狼的奶长大，浑身是毛，还学会了狼的各种习性。长大后成了头狼，带着一大群野狼在森林里生活。而你们说的这个男孩，或许也是这么来的。”

大家听罢，暗暗吃惊。真迪把他所看到的情况整个回忆了一遍，对于教授的判断，有些半信半疑。

“真迪，你以后别跟他靠得太近。”安塔马上就担忧起真迪的安危来。他同时想到之前唐吉的遗言，以及他死后通身绒毛的情景。想来想去，感觉这或许真会跟白发狼孩有些关联。唐吉脖子上的牙印，到底是不是这个狼孩留下的，而他浑身疯长的绒毛，又会不会跟这个牙印有关，所有这些，现在还真难讲。就算他真是一个狼孩，但那也不至于被咬一口就会浑身长出细密绒毛来吧。

“干爹，没事。阿郎很好的，跟村里的小伙伴没什么两样啊。”真迪站在蓝蓝身边，极力争辩。

“反正你防着点，这男孩来历不明，看上去实在又不像人，小心别着了人家的道……”安塔目光犀利，环视了一下大伙，短促地警告儿子和所有人。的确，发生了那么多怪事，安塔不得不有所戒备。

大家一时议论纷纷，都说这狼孩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。而且之前在野狼坳里，他也没有对真迪下手。但这终究只是猜测，对方到底是什么底细，一时却无法肯定。

大伙站了片刻，又跟着梁教授绕过那片杀戮之地，朝着老黑山南端的出口赶去。

一路上山势一直在变化着，没有多少时候，大家开始感到有些凉意，低头一看，见地面上开始有积雪出现，极目远眺，所有植被也不再碧绿，想必他们正在逐渐走出这片灼热蒸腾之地。

梁教授带着瓦加，领着大伙一路朝前走去，转进一片小林子，在里面转悠了一阵，忽然发现又回到了原地。